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殘水滸 第七十二回 劫軍餉林武師遇友 念庭闈公孫勝歸山

話說吳用見李應和蔣敬兩個說起山寨錢糧只支三月，便道：「小弟早已料得這一層——往時晁天王在日，只山前山後大路上尋些油水，已夠開支。只是現在同從前兩樣，倘仍舊老守水泊地盤，如何得夠？（【夾】野心起了。）看趙官家自從花石綱繁擾以來，處處天怒人怨，我們替天行道，正是此時。（【眉】雖有智者不如乘勢。）徽宗垂意花石，任蔡京、朱勳騷擾百姓，正是野心好藉口處如今單就山東各路，貪官污吏土豪劣紳，已經不計其數，我們不妨更揀幾處，驅逐了貪官污吏，就便駐紮人馬，替國家安撫百姓。府庫錢糧，是到處有的，我們便不愁行度，更好充公幾個地豪劣紳的家私，還怕不行麼？」宋江道：「軍師說的是，只是打仗也不甚容易，從以往的事看來，打大名府，打祝家莊，打曾頭市，都費了幾次的工夫，才能得手。我們倘若二個月內不能成功，便怕有些緩不濟急。」吳用道：「小可還有一說，記得當初柴大官人上我們梁山泊的時候，八□多萬家私，一同帶來。柴大官人要推歸公用，晁天王一定不肯，只好暫行寄庫。（【夾】是晁蓋不是宋江。）後來盧員外又有五□多萬家私，也是推來推去，照依舊例，到於今一絲一毫不曾動。盧員外，你應該記得這事？」盧俊義點頭道：「記得！」吳用道：「我們暫借來一用，不是山寨裡又夠七八個月開支麼？」正說著，忽山下酒店裡催命判官李立來報機密，宋江和眾頭領見了，忙問何事，李立道：「小弟店裡有個伙計，是鄆城縣裡人。前幾天，婆娘害病，回去看看。到家的時候，婆娘已好。卻聽見朝廷因契丹被女真殺敗，便聽信童貫的言語，和女真結連，趁勢去奪契丹的河朔，上月已經進兵。如今種經略大軍，在瓦橋關以北，同契丹交鋒，未分勝負。（【眉】昔宋太祖謀征契丹，行至瓦橋關得病，童貫建議聯金拒遼，種師道在瓦橋關以北與契丹交鋒，看官在此處亦有感觸否？）後方催趕軍需，急如星火。現有餉銀三□萬，軍糧□萬擔，打東京運來，預備轉南旺下運河，到北地軍前交割。並且聽說種經略委帳下一員上將統三千人馬，沿路護送，逢州過縣，晝夜趕程。前日聞到荷澤，在城裡只住宿半夜，即便起身。約略明天午前午後，要從我們山下經過。所以趕緊前來，報公明哥哥和軍師主張定奪。」吳用靜靜等李立說完，點頭道：「好，好！你所曉得，只這些麼？」李立道：「他因為恐怕失了事機，趕緊回頭報告，不曾再等一等，所以曉得的只有這些。」吳用道：「也罷！你還去料理店裡事務，不要慌亂，我這裡自有調撥。」

李立下山去了，吳用便和眾頭領計較方法。朱武道：「種師道是有名的邊將，他手下的軍官，也都百選百練，非尋常可比，這回不可輕敵。」吳用道：「小可還有一說，我們各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投身水泊，原是等候招安，倘若無端的事體，做得多了，將來恐有不妥。我想我們水泊過去三□里才是鄆城縣；又三□里過去，到白土岡，恰迎著西來大路。岡東首五里黑松林一條大路，直從林裡邊穿過，前面夾著幾百頃水田，還有許多塘壩，（【眉】一幅簡明的地圖。）大可於中取事。（【夾】原來並不怕做多，只是要偷偷摸摸便於掩飾。）只是料不定他來的是否一員上將，須得兩個能事的兄弟們去才好。」剛掉過頭來望武松、魯達，只見魯智深已霍地立起身來道：「灑家不去。」一句話使吳用吃了一驚，急問道：「魯兄弟說什麼？」（【夾】還裝呆。）魯智深道：「灑家說不去就不去！」聲音很響，堂上頭領呆了一半。（【眉】吳用吃了一驚，堂上頭領呆了一半，奇不僅在字句，而在神氣。）吳用擦著小鬍子微笑道：「魯兄弟，你且說出你的意思來。」魯智深道：「灑家是受種經略提拔的，不劫他軍糧。」吳用正待開言，只聽得東邊坐位上一聲大叫道：「你不去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！」吳用一看，李逵已跳（【眉】「跳」字妙！）是因為鐵斧子要發利市而高興。只有砍樹的本領，沒有斬將的本領，奈何！）到面前道：「今日鐵牛斧子發利市了。」宋江道：「李兄弟去也好，只是要仔細些，不要使性！」吳用道：「我叫武兄弟同你去。」便叫武松：「你來和李兄弟如此這般，不要誤事。」武松領命，自和李逵領二千步兵去了。吳用再喚項充、李充帶領藤牌手五百，如此這般。項充、李充領命去了。吳用道：「鄆城縣那方面，一聞警報，自不能不虛張聲勢的接應。兼防別處還有救兵，須得預備兩支人馬，分頭截住才好。」便點呼延灼、關勝。一言未了，呼延灼、關勝同時立起身來，向宋江、吳用道：「公明哥哥和軍師在此，小將們（【夾】不稱小弟，已有心矣。）失律喪師，潛身水泊，原為公明哥哥有言在先，暫行待罪，等候招安。究竟對國家，不是有什麼寇仇，怎好輕易便反顏去劫軍餉？望公明哥哥和軍師諒察！」（【夾】從此不應點，梁山泊分裂矣。二人是大將口脛，與魯智深截然不同。）宋江、吳用望眾人一望，一時無言可答。只見林冲立起身道：「二位將軍（【夾】也不敢稱頭領。）所言極是，可是人馬已經調撥出去，不便中止。軍師能否許小弟下山一遭，權當接應？」吳用道：「這也可以。」便授計林冲，撥馬軍五百、步軍一千帶領前去。宋江道：「往常出兵，都是我和軍師親出押隊，今日我們不去，恐其太偏勞諸位。我看還是請軍師下山同林兄長去，或是我去，如何？」（【夾】兩人看情形，都不敢輕離巢穴，只因疑慮變生肘腋耳。）吳用道：「此去路途不遠，就煩盧員外下山一遭何如？好在公明哥哥做副頭領時候，對晁天王也是如此。員外有例可援，不須謙讓！」（【夾】並非擁戴員外，只是要他抗拒官軍一番，杜了招安之路，便不得不跟宋江、吳用一路走耳。）盧俊義忙道：「小弟怎敢比公明哥哥。公明哥哥才高識廣，又山寨裡許多弟兄們，都由公明哥哥挈帶，自然指揮如意。小弟白手上山，（【夾】無意中表明形跡。）又兼才疏識淺，怎能當此重任？」宋江、吳用齊道：「員外過謙。」盧俊義再三再四，執意不肯。（【眉】執意不肯，筆有斷制。）吳用道：「論當年聚義之時，林武師原是老輩；今就請林武師擔任指揮，也無不可。」林冲慨然應諾，下山而去。吳用傳令，從明日起，報馬從前敵來，每隔一個時辰報告一次。

到了次日，眾頭領都在水泊裡山頭望望消息。一到了傍午，報馬上山，知道官軍輜重將到。不多一會，先聽得隱隱馬蹄之聲。塵頭起處，幾□匹馬隊，人人都全裝鎧甲，腰懸弓箭，手執長槍，一對一對過去。一面大旗，紅地中間，一個白「王」字，字方五尺有餘。馬上一員軍官，鑲鐵爛銀槍，黃金鎖子甲，頭上鑿金兜盔，映著日光，耀人眼目，很是魁梧威武。將官後面，便是駕兩馬的輜重車——車身高不過五六尺，寬約四尺有零，都漆得透亮非常。每□輛後，便是二百步兵跟隨。後面又是車子，又是步兵，一連□幾隊兵車過去。壓後是三員偏將，高頭大馬，明盔亮甲，擁著好幾百火槍兵，背槍提刀，一路直下。（【眉】文膽而事詳，是班孟堅本色，勿徒以小說目之。）吳用看了，對眾頭領道：「這馬上將軍，果然了得，只可惜太隔遠了，看不清面目。」山寨上好幾個頭領都道：「這厮身段，好像從何處見來，只是恨不能上前細看。」

到得次日，天才亮，已有許多嘍囉，受了傷抬上山來，絡繹不絕。吳用看了，便知不很得手，卻是抬人的嘍囉，走得並不急促，不消問得，前方總不曾大敗下來。（【眉】不很得手，不曾大敗，所謂遠山無敵，遠水無波者，非耶？）便點撥花榮、孫立、孫新，（【夾】此三人是軍官而甘心為匪者。）添帶人馬，火速接應。此時李逵也因傷抬回。原來武、李兩人奉軍師將令，先到黑松林裡，看清道路才入，把大路兩邊的松樹，一齊砍斷。（【夾】板斧發利市，果然。李逵之程度，哪能為將，所以於此處用之。）卻用繩暗暗絆住，不許它倒下。（【眉】暗抄《左傳》武城人取邾師方法，欺左丘明是瞎子麼？）果然一行兵餉車子穿進樹林。只見那馬上將軍一聲號令，步兵頓時分成左右，亮起兵械，夾車子兩邊擁護著行走。車子從中間首尾相銜，旌旗行列□分整齊。武松遵照吳用吩咐，便和李逵不出來要截，只等兵車過去，便割繩倒樹，逕分頭從後面掩襲過來。那時，前面的項充、李充蠻牌突然從坡陀底一躍而前，猛衝狂吼，趕車牽馬的，果然嚇得亂跳。只馬上那將軍，卻勒住不動。望一望，便指揮軍士退到車後。項充、李充趕近前時，一聲號炮，火槍子彈，暴雨般從車後直轟出來。那些蠻牌，只好遮箭，哪能擋槍，嘍囉兵便推骨牌一般，紛紛倒下。項充、李充急忙約束住，望後退下百步之遙。卻見車子排列開來，人馬都在車後，槍也不響，箭也不發。再衝上去試試看，到五六□步光景，又被火槍打出。項充、李充兩人都受槍傷，幸喜不重，只好停軍相對。武松、李逵見前面車子沒動靜，耳中只聽見槍響，便從後面掩上。到得相去不遠，忽然一陣亂箭，從車廂裡頭橫七豎八地射出，嘍囉兵吃他射倒許多。李逵性發，舞動雙斧，撥箭直入。車後又是一排槍，李逵肩臂腿上連著幾槍，撲地就倒。武松捨命上去，搶救出來時，身上也著了一槍，幸虧不重。（【夾】前書寫王進只一武士，此處特地寫他將材。）一直戰到半夜，林冲也到，便遵依軍師的吩咐，將迎面大道，掘得陷下，引

塘水灌進。林冲自己策馬挺槍，上前觀望形勢。

天色漸漸的大明，官軍中也有數騎從車隊裡轉出，相離一箭之路。為首的馬上將軍，突然喚聲：「林教頭，別來無恙！」倒把林冲吃了一驚。只見那將軍已掛住槍，笑容拱手，原來是□幾年前共事的好友，八□萬禁軍教頭王進是也。此時兩馬都已迎湊上來，林冲翻身下馬。王進哪肯怠慢，兩個人相對剪拂過了，各話別後情形。林冲的蹤跡，王進倒還略知一二；王進的蹤跡，林冲全然不知。原來王進在老種經略部下，屢次和夏人苦戰，積功做到兵馬都監；母親卻已死了一年多，這趟差使完後，還要告假安葬。兩人談得親熱，漸漸的林冲說到梁山泊的事情，王進只替晁蓋歎惜。（【眉】上文光如日，此處如升旭日，神品逸品兼而有之。）林冲又說宋公明哥哥的忠義，就邀王進上山。王進正色道：「上山卻不必，宋公明既然懂得忠義，煩老兄去說，現在北邊戰事正在緊急，我們經略大兵，不但對付契丹，兼提防女真變卦。如今糧餉軍火，急待接濟；倘接濟不上，眼見得一敗塗地，番人要搶進中原。宋公明尚不願做暗助番邦的罪魁禍首，便放我們過去。如必定不肯放過，我已吩咐手下兵將，三日不解圍，一把火燒個乾淨，看你們山寨得到什麼？」林冲沉思一會，王進拱手道：「既如此，便從速去稟命你那公明哥哥。」林冲只是遲疑不決，（【夾】蓋知宋公明非真愛國者，欲自己獨斷，而又覺得太於違了軍師將令耳。）王進正待勒回馬頭，卻見林冲高叫道：「老兄！我們山寨上義氣為重，你過去罷。」一面喚過項充、李袞，把國軍前敵無患，略說一遍，道：「你們看還是劫還是不劫好？」二人齊道：「不劫好！不劫好！」便約束嘍囉，讓出大道，將掘壞的道也填補起來。王、林兩人，並馬押著車仗，且談且行。（【眉】五光□色，奇趣橫生。）

才走了一里多路，後面一騎飛趕追來，連叫「師父！師父！」王進回頭看時，不禁口中「呵呀，你也來了！」史進下馬再拜道：「宋公明哥哥因不知來者便是師父，有犯虎威。趕緊叫史進傳令：眾兄弟們讓開隊伍。卻喜林武師已有主張，不曾決裂到底。公明仰慕師父有日，務請上山一見。」王進一把拖住史進的手道：「大郎！□年來難得一見，難道今日只為你公明哥哥來拉攏我麼？」（【夾】語中有喜有恨。）史進道：「師父！弟子不是不要早來，只無奈原先不知，剛才曉得，弟子如今跟眾兄弟在山寨裡，左一轉，右一轉，轉得幾乎連自己身體所在，都茫茫的。見了師父，似乎有許多話，偏舌頭上一句說不出。」王進歎一口氣道：「賢弟！你的心事我曉得，（【眉】「你的心事我曉得」一語有無窮意味。）不用說了！只煩你回復宋公明，我公事在身，上山一層，□分不便，即此已領盛情，還望原諒！」史進道：「師父休誤會，公明哥哥並不敢留師父在山寨裡坐什麼位次，只眾兄弟們渴願一見，委實無有別情。」旁邊林冲也上前勸道：「今日小弟已經函莽，對山寨軍令擔幾分不是；兄長能得上山一遭，小弟也好將功折罪；倘寨中有不合理的事相強，小弟斬頭瀝血，決不叫兄長清名有污一點，總請放心！」只見史進手下人牽那匹照夜玉獅子過來，道：「宋頭領知王都監軍限緊急，請乘這匹快馬，好從速相見，更趕前程。」王進見情不可卻，吩咐三員偏將，統帶兵車，先趕南旺營，盡兩天工夫，將船隻辦妥。我自來到。上了坐騎，林冲、史進前後擁護，各撥嘍囉，一齊回轉梁山。

離水泊不遠，早見宋公明、吳加亮和一千頭領，整整齊齊，排隊迎接。渡過水泊，山下斷金亭子鼓樂大作。（【眉】忽而干戈，急而鼓樂，令人不測如此。）王進上得山來，免不了（【夾】三字著眼。）一番熱鬧應酬。住了一日，晚間和林、史兩人抵足長談。（【夾】此方不是應酬。）臨去，宋江率眾頭領送下山□里，諄諄切切托：「在種經略面前方便招安。」鄭重而別。（【夾】宋江心裡，以為此語可以安慰眾兄弟也。）

剛要回山，忽見公孫勝向大家一拱手道：「貧道今日也不得不就此告辭，望諸位兄長原諒！」眾人齊吃一驚道：「公孫先生，這是為何？」公孫勝道：「諸位兄長，難道不曾聽見昨日王都監說起北邊的兵事麼？一清在山寨裡，大秤分金銀，大碗吃酒肉，母親卻在僻縣荒山，忍飢避難。膝下除一清外，又無第二個兒女，再不回去，何以為人？」原來這趙契丹被女真戰敗，所有散兵土匪，便趁勢勾結起來，東搶西掠，內中奚王和勒博一支，尤為殘暴。奚人本是契丹部下的屬番，平時懼怕契丹，不敢胡鬧，到此野心發作，殺人放火，無所不至。薊州一城，一月之內，被圍三次，雖然不曾攻開，但屬下各縣，都已焚掠一空。契丹兵馬，一面抵擋女真，一面抵擋大宋，還嫌不夠，哪裡還有空來征剿？這是王進昨日在忠義堂上談北邊軍事說起的。公孫勝母親，便住在薊州屬下九宮縣二仙山，怎能不驚慌呢？（【眉】公孫勝賢於趙苞遠矣，足為梁山泊群盜生色。）當下宋江道：「先生要去是不錯的，只是兵亂之秋，須計較萬無一失才好！」（【夾】意欲留之而憚於啟齒，故如此說法。母親性命，不知有無，兒子要萬無一失，真象孝義宋三郎聲口。）吳用道：「先生！如今南北交兵，兩邊隔絕，不是著急的事。今日已過午，且請回到忠義堂上，小可籌畫個章程，替先生接母親到水泊，先生好安心服侍。」宋江接口道：「可是呢！於今只我山寨上，托賴眾位兄弟的義氣，上蒼的垂佑，比恁地方都安穩些。（【夾】強盜以強盜山為安穩。）接母親這層，只怪我們早些不曾替公孫想到。」公孫勝道：「軍師計策雖好，奈何小弟心急如焚，卻等不得。諸位兄弟莫怪，小弟就此去了。」卻見戴宗搶前一步道：「公孫先生且慢，一定要去，小弟作起神行法相送何如？」旁邊吳用連連搖手道：「院長！去不得！去不得！你神行法天下聞名，走得太快，實是教人動疑。現在南北兩邊，關隘盤詰，非常嚴密，倘看見情形，攔住盤問，反為不美。」公孫勝舉手道：「不消！不消！」人叢中樊瑞早擠出一頭來，叫道：「師父！有事弟子服其勞，我跟師父去。」（【眉】天速星要變把戲，智多星不許，天閒星說不消不消，混世魔王藉此跑去。源源本本，一氣呵成，作者毫不費力，看官卻一字不可忽略。）宋江道：「好好！只是公孫先生，見了母親，務必設法接到山泊裡來同住，公私兩盡。」（【夾】自命為公，不怕醜。）公孫勝更不答話，（【夾】一者來不及，二者兩下從此乾淨。）一抖絲羅，師徒兩個，背西山日影，滾滾黃塵，頃刻不見。

大家剛轉過身來，忽一簇人民，扶老攜幼，鳩形鵠面，從東南大道上來。宋江忙傳令眾嘍囉不許驚駭於他，且叫幾個當先的來馬前問一問。端的問出什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回眾人的離心離德，都漸漸地表現出來。林冲放鬆了王進，宋江不敢發作，卻趁勢來做好人，想見用心之苦。此後梁山上只一百零六人，公孫勝、樊瑞一去不回矣。秋風